

瞄准战场

■马三成

没有打好，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

景茂利默默点了点头说：“射击时我感觉自己打得不错，没想到……”说着，她哽咽了。

“你是新手，不要太相信感觉，应该严格按照训练方法步骤射击。”刘勇说。景茂利认真地想了想，回答：“在射击过程中，我太想拿好成绩了，却忽视了握枪、瞄准、击发的一致性，动作变形了。”

“关键是找准问题，进行针对性训练。”队长的话让景茂利有了方向，眼睛里有光了。

“好，我回去好好体会！”她点点头，跳起来向营区跑去，脚步变得轻快。

在之后的训练中，这个爱说爱笑的女兵变得沉稳，眼睛里多了一份执着。

一次立姿据枪瞄准，从早上8点到中午12点，她中间没有放下过枪。连续据枪4个小时！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瞪大了眼睛。通常据枪1个小时胳膊就酸胀得难以支撑，更何况景茂利拿的是某型高精度狙击步枪，枪重14斤，比很多男兵的枪都重。

业余时间，景茂利也变得更加沉静。每次射击完，她都要把靶纸带回去，分析弹着点，查找自己的问题。她专门准备了一个射击记录本，详细记录每一次射击的动作要领、完成情况、心理状态、用枪老话等，然后逐一进行数据分析。

一周后进行第二次淘汰考核，按枪型排名，景茂利入选集团军狙击集训队。

2019年7月，作为列兵，景茂利破格参加狙击集训比武，一路过关斩将，淘汰到最后，旅里就剩下她一个人。她参加西部战区陆军组织的狙击集训比武，取得男女兵综合成绩排名第9。

二

风从贺兰山吹来，卷着沙土，打在脸上生疼。2019年5月，西部战区陆军组织的狙击集训比武在大风口上展开。从天府之国来到这里，面对环境气候的巨大差异，景茂利的射击成绩变得不稳定，有两次竟打了光头。那天走下比武场，她忍不住哭了。

教练毫不心软，一连串的问题抛过来：“你的瞄准点在哪里？”“修风”修了多少？”

贺兰山的风沙大，射击训练时，必须经过测风后换算成方向诸元，再进行修正。而景茂利平时在四川，那里风和日丽，几乎不用“修风”。“修风”成了景茂利遇到的新课题。

比武一结束，她就去找队友、男兵班长王守志给她指导。经过准确“修风”，景茂利总算打上靶了。

2020年六七月间，战区陆军狙击集训比武又一次开赛，这次景茂利有备而来。

刮风时，别人都往屋里跑，而她却往外跑。狂风、沙尘、微风等不同天候下，她在风里一站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

时。她先用脸感知风速值，然后与测风仪上的风速值比对。景茂利还用心地去观察风中小树的摆动、看扬尘吹散快慢程度等，以此判断风速值的大小。

眼看着她的脸越来越黑、越来越粗糙，张辉有些不理解：“有测风仪，何必遭这份罪？”景茂利笑着说：“训练比武可以测风速，将来打起仗来有时间测风速吗？”

有一天，训练据枪定型动作时，突然下起雨来，地面变得泥泞。按照习惯，大家都在身下垫上雨衣继续训练，而景茂利却直接趴在泥泞的地面上。

张辉问：“为啥不垫雨衣？”

“垫了雨衣影响射击精度。打一枪，后坐力会使双肘向后移动发生偏移。”景茂利用衣袖擦了一下睫毛上的雨水说：“再说，如果在战场上会有雨衣垫吗？”

张辉笑了，赞许地说：“你想得真远。”

武装越野20公里，男兵负重25公斤，女兵负重15公斤。景茂利总是自我加压，跟男兵背的差不多重。进行狙击定型训练时，她在烈日下一趴几个小时不动，强化肌肉记忆。

几个月的集训比武结束了，景茂利回到营区，女兵们惊讶地说：“瞧你这晒晒的，像换了一个人。”

三

“祝你生日快乐！”炊事班长李嘉辉把一碗“长寿面”端到女兵安飞凤面前。“这是景班长让我给你做的生日长寿面，请品尝！”李嘉辉笑嘻嘻地说。

安飞凤一脸惊喜，捧着香喷喷的“长寿面”，心都融化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

4月14日是列兵安飞凤在军营过的第一个生日。以前家人和男朋友都会用心地给她庆贺生日。这次过生日正赶上高原驻训，条件艰苦，训练紧张，安飞凤对于生日没抱任何期待。没想到远在千里之外备战提干考试的班长景茂利，专门打电话给李嘉辉，让他给安飞凤做一碗“长寿面”。

下午，快递员又送来一个包裹，打开是一副乒乓球拍，里面还有一张纸条：“没有亲口对你说一句‘生日快乐’，很是遗憾！祝你今后的日子更加开心快乐！”

原来，知道安飞凤喜欢打乒乓球，景茂利就买了一副乒乓球拍，让快递员在她生日当天送达。

景茂利所在的女兵排都是大学生女兵，部队移防高原后，从环境到训练，她们都有一个适应过程。景茂利尽量从生活上关心她们，做一个知心班长，让女兵能够感受到集体的温暖。

连队每月一次20公里战斗体能训练，女兵脚底很容易打泡。一次跑完20公里，景茂利的双脚打了6个血泡。她自己满不在乎，可面对这些年龄大的大学生女兵，她总是像姐姐一样心软。每次跑完越野，景茂利都帮她们挑水泡，有的脚扭伤

了，还帮她们用冰块冷敷、用红花油搓脚。

一次，坐飞机路过重庆，景茂利见到了姐姐。姐姐看到她浑身上下七八处伤疤，心疼极了。景茂利不以为然地嘿嘿一笑，还专门叮嘱姐姐不要告诉妈妈。后来，央视军事频道播发了景茂利训练的专题片。当特写镜头拉近到她的双手、膝盖、肘部时，母亲看到了女儿身上的茧子和伤疤，心疼得哭了。打电话时，母亲总叮嘱她，危险动作不要做。电话中，景茂利痛快答应，但每次训练她仍是冲在最前面的人。

四

2021年外训，在海拔4500多米的高寒山地，女兵首次参加实兵实弹战术演习。

景茂利担任炮长。她下达训练口令，各炮手跑步快速上炮。二炮手吕英琦总是慢半拍，而且她进行高低诸元装定和击发时，总是存在瞄不准的问题。

考虑到演习时有领导前来观摩，有人劝景茂利，干脆找个索的女兵把吕英琦换了。可景茂利的回答更干脆：“提高部队战斗力不能靠拼凑训练尖子。只要带着吕英琦进行针对性训练，我相信她能够成为合格的‘二炮手’。”景茂利决心要把每一个女兵，都训练成合格的战斗员。

对症下药的训练润物无声。业余时间，景茂利带着吕英琦一起跑步、举哑铃、做俯卧撑，给枯燥的训练注入了笑声；训练中，她手把手指导吕英琦进行手转高低机等操作，解决了她控制高低诸元不到位、提前预判空中目标飞行速度不准确等问题。

2021年8月下旬，演训场连续下起大雨，实弹射击演练在雨雾中拉开序幕。大雾笼罩中，空中飞行目标很小，几乎看不清。景茂利抓住目标出现的几秒钟时间，指挥女兵班发射高炮实弹，对“敌”空中目标进行射击。上级机关用仪器检测射弹散布范围，评定她们的训练成绩为良好。

这次高炮实弹射击不再总是“老炮手”上了，景茂利让新兵打了实弹，全面锻炼提高了女兵的战斗力。在演练的五天四夜中，女兵独立完成了隐蔽伪装等战斗任务，冒着大雨完成实弹射击任务，没有一人战斗减员。演练结束，指导演习的上级机关和专家一致认为，女兵在演练中的表现是合格的；女兵的最小指挥员景茂利的表现，也是合格的。

面对领导和专家的褒奖，景茂利认真地说，最关键的“合格”答卷，还要在战场上取得。如果在战场上，在最恶劣的天候里，高炮女兵能够打下最狡猾的敌人空中目标，才是最硬气的“合格”检验。现在，还需要朝着这个目标扎实迈进。说完，她自信地笑了。

高原上，大雾里，她们又走进一个新的实战化训练课目中。女兵班班长景茂利的目光，瞄准未来战场，准备着真枪实弹的较量！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浩瀚星空一艘船

■马中立

浩瀚星空一艘船，
装满问天梦，高扬飞天帆，
穿过星星湖，驶过月亮湾。
九天之上，太阳桥畔，
遨游在无际的河汉。

浩瀚星空一艘船，
胸怀报国志，接续苦攻关，
磨砺数十载，而今来亮剑。
太空漫步，舱内实验，
中华好儿女在巡天。

浩瀚星空一艘船，
一天天追星，一夜夜无眠，
信步游太空，天地任往返。
地球同村，命运共担，
这里是人类共同的家园。

满江红·南湖

■张功贵

画里寻踪，南湖漾、心潮摇曳。忆往昔、红船破浪，明灯照夜。血染征途云水怒，气吞浩宇风雷烈。莽山川、赤帜卷残阳，尘氛灭。

腾龙处，水天漾。戏湖上，鱼鸟悦。荡楼台烟绿，万般韵色。远目层峰腾旭日，长歌盛世观明月。举凤鸣、逐梦壮心飞，从头越。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玉树归来11年了，好像还有不少东西留在那里。偶尔和一同在玉树战斗过的战友们见面，总会点点滴滴挖掘出一些刻骨铭心的片段。

11年了，因长时间高原缺氧而造成的心脏不适，依然被很多朋友惦记。“左前分支传导阻滞”，一个专业的名词，我总是解释不清楚，只好借用一同去过玉树的医生告诉我的话：“不是什么大问题，也不需要刻意去治疗。其实，以现在的技术水平还是能够治愈，就当高原给自己留下的纪念，一辈子带着吧。”

回想玉树大地震发生前，我眼球出血，正在治疗期间。野战方舱医院快速开进玉树，途中负责宣传工作的战友由于缺氧和劳累昏迷倒下了。上级领导正为接替人选为难时，我得知了消息，意识到这可能是自己从军生涯中唯一一次上战场的机会，便当即给一位自己熟悉的领导打电话请战，很快如愿。抵达玉树后，我连续工作了80多天……

我的人生好像就是从这里拐了个弯，一下子进入了高原地带。

那是一个既陌生又让人痛心的世界，大地满目疮痍，清冷的玉树街头到处是断壁残垣，大地震带来的创伤几乎改变了所有人的心境。我在极度缺氧的状态下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了大自然严酷的一面，而蕴藏于玉树高原的强大生命力和大爱更是震撼了我的心灵。

我曾经的老战友、原第155医院军医杨艳梅，也是原济南军区野战方舱医院的麻醉师。6月20日这一天，是她父亲出殡的日子，她只能在千里之外东望家乡乡泪送父亲。11天前，杨艳梅所在单位接到命令赴玉树执行抗震救灾任务。此时，杨艳梅77岁的父亲肺癌晚期已被下达病危通知书，儿子距离中考也不到两周。

一边是国难，一边是家愁。在母亲和丈夫的理解支持下，杨艳梅没向组织吐露一个字，毅然随队奔赴地震灾区。6月的第二天，杨艳梅就迎来了第一次大考——一个出生仅一天、体重不满5斤、先天肛门闭锁的藏族男婴被送到她面前。在这么小的生命体上实施肛门再造手术，能否成功的关键取决于麻醉效果。手术历时5个多小时，杨艳梅克服种种难关，最终支撑手术医师在玉树地震灾区成功完成了第一例新生儿肛门再造手术。

在战友们为此欢庆时，杨艳梅却休克在手术室里。被抢救过来后，她放声痛哭。原来，前一天晚上12点，杨艳梅的父亲过世了，她是硬挺着完成这台手术的。为了让杨艳梅见父亲最后一面，方舱医院领导原本准备安排她赶回家乡，然而，作为当时野战方舱医院在玉树唯一的麻醉师，在为父送葬与救治伤病群众之间，杨艳梅选择了留在战斗岗位上。得到救治的藏族男婴的父亲双手合十跪在地上，感激的泪水长流。

短暂的80多天里，玉树留在我生命中的印记不可胜数，无论是英勇顽强的战友还是淳朴善良的玉树父

玉树印记

■温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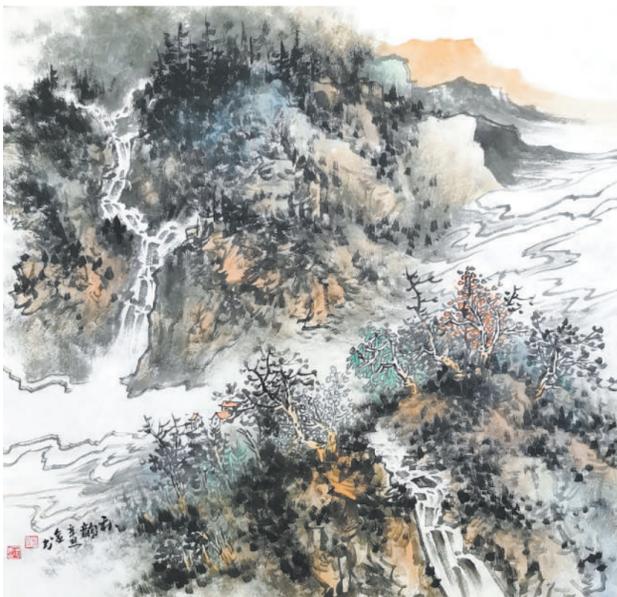
老乡亲，都成了我一生的记忆。玉树结古镇有一个76岁的孤寡老人尹西拉毛奶奶。地震当天，她以双手扒开锐利杂乱的瓦砾，救出了90岁的孤寡老人巴桑拉毛。尹西拉毛老人用枯瘦的肩膀扛起奄奄一息的巴桑拉毛老人，送到医院门口时便一起倒地昏迷不醒。抢救是同时进行的，医生已分不清谁是伤者了。出院后，我带领一群年轻战友把大衣、馒头和棉帐篷送到她们相依为命的窝棚时，两位老奶奶老泪纵横，拉住我们的手一直不肯放。

就这样，我们成了忘年交。两位老人给我们绣锦旗、采摘新鲜香菇放进我们炒菜的大锅里。我们定期到她们居住的帐篷送食品和日用品，把她们接到方舱医院复查身体。她们几乎能够喊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还说天天在给我们诵经祝福。

离开玉树后，我有时候会突然想起，在玉树高原，有两位老奶奶每天梳洗完白发就开始诵读的那些经文，肯定有一部分与我有关。

我浮躁的内心逐渐安静下来，长诗《天堂云》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后，获得了首届何景明文学奖等不少奖项。在离开玉树的日子里，我一直在为工作和生活努力着。我的心里常常会再现高原的感觉，那明亮透彻的蓝天、飘荡的白云……而我，已经十分坦然地成了一个心在高原而身轻无羁的人，充满了向上的力量。

这就是苦难之中的美好，它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生命力，可以带动所有的人对未来充满向往。



山之韵(中国画)

杨金书作



长征

第5327期